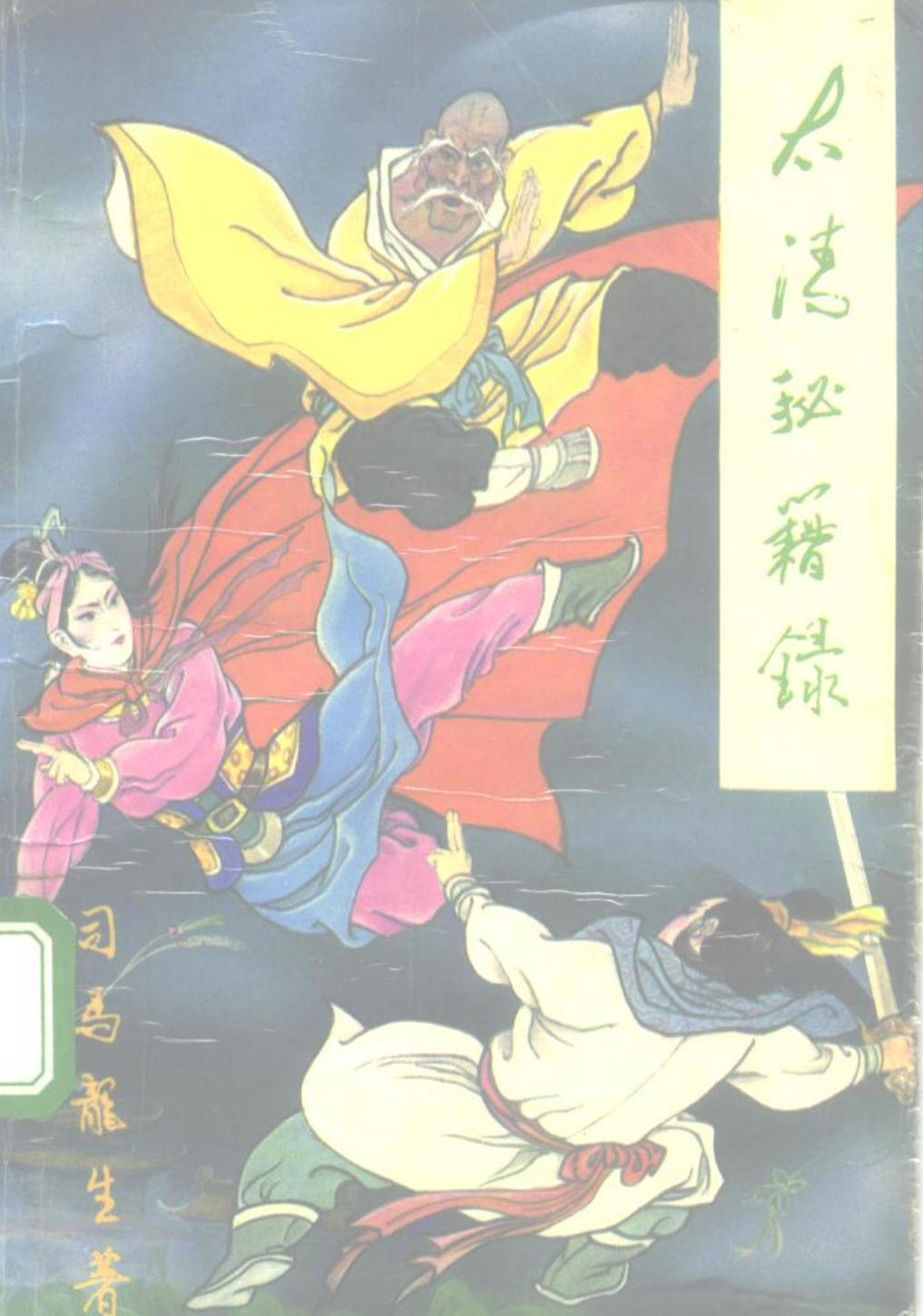


太法師籍錄



司馬龍生著

## 内 容 提 要

久已失传的武林秘籍《太清秘籍》及一口龙泉神剑突然现世，引起一些正派人士和魔道人物的极大兴趣，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神州双奇之徒岳文元，怀浩然之气，携天都奇功，战巫山三凶，除黔灵四毒，斩绿林老怪沈一飞，在朋友们的帮助下，终于扫平了群魔，伸张了正义。

### 太 清 秘 籍 录 (上、下册)

司马龙生 著

---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新乡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9 印张 380 千字

1991 年 9 月第 1 版 199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0 册

---

ISBN7-5348-0582-O / I·239 定价：8.60 元

# 目 录

第一章 郊林初遇.....	1
第二章 无意悉敌踪.....	29
第三章 家林遇伏.....	61
第四章 恩怨分明.....	93
第五章 双姝情迷 .....	112
第六章 流水无情 .....	151
第七章 坐山观虎斗 .....	190
第八章 履约访潮音 .....	209
第九章 禅功震群邪 .....	236
第十章 力降群魔 .....	253
第十一章 扑朔迷离 .....	276
第十二章 鹤蚌相争 .....	297
第十三章 奇侠尚义 .....	321
第十四章 两败俱伤 .....	356
第十五章 苦果先尝 .....	393
第十六章 蜂狂蝶舞 .....	446
第十七章 传警惊魂 .....	485
第十八章 生离死别 .....	508
第十九章 群英救难 .....	533
第二十章 断虹无痕 .....	561

## 第一章 郊林初遇

乾隆二年夏天的一个早上，晨光熹微，轻风习习，江西赣江上游泛来一艘小船，船上站定二人，一老一少，老者黑面长须，身着葛色长袍，两目炯炯有神，启合之间，摄人心魄。那少年十七、八岁上下，穿着白绸长衫，丰神爽朗，俊逸不群，江风吹来，衣袂微飘，映着朝日，端的美极俊极。那少年道：“师父，记得前月在黄山与枯云师伯论剑时，听说武林中将逢杀劫，魔道嚣张，宵小横行，连昆仑三老均有出山之意，弟子怕师父将不能置身事外吧？”

老者捻须微笑道：“元儿，遨游湖山，封剑归隐之志，为师无时无地不曾或忘，现今满人气数未衰，反清复明心愿，不能身践目睹，唯有期诸异日，留待后辈去了。为师十年后决与你师叔归隐，倘佯于山水之间，杜绝尘寰俗事。”

原来这老者系名重武林之都天神掌霍玄卫，一身混元气功都天神掌七十二式，堪称江湖一绝，出了名的嫉恶如仇，故绿林道闻名丧胆，宵小之辈望风而逃。那少年名唤岳文元，系霍玄卫独传弟子，又得师祖辈宠爱，加意传授，练得一身天罡混元气功，七禽、太极、都天三种掌法，轻功、兵刃功力同样均臻化境，只是还未出道江湖而已。

岳文元听罢霍玄卫一席话也未置答，师徒二人站定船首眺望河山远景，只见山野树木葱葱，青翠欲滴，水光潋滟，风帆片片，不禁留恋移时。岳文元说道：“师傅，不知矮师叔还在八境台未？一别八年，他老人家天龙八掌一定比以前更为神奇精道，到时需请他传授弟子三招两式，不然千里迢迢，一无收获，吃亏太大。”

霍玄卫哈哈大笑道：“元儿，你也年岁不小了，怎地这么无礼，师叔就师叔，还添上一个矮字。虽然天龙八掌出手诡异，非有一身小巧绵软功夫，无法尽量施展。须知你师叔从小一味着重小巧身法，躲、挪、腾、移，穷究其妙，中途又侧重外五门大力金刚掌，出手阳刚已极。十五年前庐山五老峰一战，受了袁牢二煞双掌一剑，自知技不如人，跑在你师祖面前忏悔不已，你师祖才传上这天龙八掌，又传混元气功弥补其外功之不足。这只怪他自小急燥浮进，贪图速成，才把功力练岔。须知武功入门如奕棋，一着之差，导致全盘皆输，故而最近你师叔少有出手，一出手就上煞招，先声制人，不等敌人踏隙而进。你学它做甚？就是学它也不过多一种见识而已。”

正说着，小船慢慢靠近城垣码头石板上，舵尾舟子伸首说道：“老爷子，到了。”霍玄卫连忙称谢，伸手入怀，掏出一锭银子给了船资，步上石级，沿城边小路走去。

岳文元问道：“这次师叔飞鸽传书，有何急事？弟子见师傅看书时蹙眉沉吟，想必师叔有什么危难之事不得解决么？”

霍玄卫说道：“这次同你前来，为的是应你师叔之邀，说

是离赣江汇合处卅里储潭之内，发现百年前天山名宿洞玄子在那水眼岩洞内存放一石匣，内中放一册‘太清秘籍’，及一口龙泉宝剑。这秘籍内载有多种绝传武学，其中太乙形分一零八路掌法，先天太极无形气功，专门克制袁牢二煞毒阴风掌。当年你师叔吃了二煞大亏，恨入骨髓，故发现此宝，及稳身赣州八境台等候机缘，意欲取得二宝之时，再按照那本秘籍，将其中所载之掌法气功练成，报那一剑之仇。后来得知要练那掌法气功，非自幼练过少阳内功不可。前面说过你师叔自小把功夫练外，无法将那掌法气功练得精纯，玄关灵窍不能打通，血脉也不能正反顺逆流行，一不小心即有走火入魔之危。考虑再三，见你根骨独厚，且自幼得师祖师叔祖喜爱，灵丹仙药，外敷内服，有心造就一武林奇材，加意传授少阳内功大乘禅功，武功一点也没藏私。后来又得天山神翁传你天罡定门气功，七禽掌法，武林不传之秘集诸你一身。说是这部‘太清秘籍’及剑一到手，即转赠与你带回山去，与你师祖参研，学成命你代报前仇。八年前此事为师已知端绪，目前这宝物出土消息不知为何已传入江湖，不仅有正派人士觊觎，一般武林败类，魔道恩子均欲染指。风闻冀南四杰，黄河水道金鹰帮内三堂香主及巫山三鬼，中条七怪已动身赶来。你师叔见事已迫在眉睫，这才令飞鸽传书，邀请终南三老及为师前来相助。”

岳文元问道：“既是师叔知道秘籍所在，为何一等十二年未取出？”

玄卫回答：“十二年前你师叔泛舟路过储潭之上，那日恰

好八月中秋，月涌天际，水面映月，鳞蛇飞舞，不觉兴起，就飞身至潭边岩上留连观赏。原来赣江是章贡二水夹流赣州至北门汇合，聚流卅里至储潭处，遇峭壁岩山挡住，向左流出，故储潭之水最湍，江边尽是悬岩峭壁，水冲至岩石上形成数十漩涡，水流逆向，且潭水奇寒，水性极好之人，也不能停留水中一时半刻。这漩涡也是奇景，一漩即数十丈深，确是罕见。你师叔看得入迷，陡见对江石壁受漩涡影响，水平面漩低几近一丈左右处，隐约显现出数行字迹，不禁好奇，及施展达摩一苇渡水身法，飞渡过江，用壁虎功紧贴山壁看那题字，见那壁上刻着数行篆文，只缘水力过大冲激甚久，字迹已是模糊，隐隐看出是：太清秘籍，宝剑龙泉，百卅年后，留赠有缘，太乙神掌，少阳始传，壬辰之日，十五月圆，九九正中，出土万全。后面署着昆仑洞玄子勒石题字。”

你师叔看罢不禁狂喜，知那本“太清秘籍”系晋代葛洪手抄留下，昔年江湖杀孽多半是为争夺此书而起，谁要渗透此书，即可独步天下，称雄武林。里面不仅载有各种武功，太乙掌法图解，还有各种灵丹妙药制炼之法。你师叔转回八境台内当一名香火老道，每夜去储潭寻那置放秘籍之处，以便下手，不过每次都是废然而返。于是翻遍历书，方知壬辰之日就是今年九月十五，只是九九正中，不知是何涵意。你师叔每月十五之期均往储潭一次，参解九九正中隐秘。最初并无发现，后来始瞧出那水面漩涡到了十五月华中天时，可增至八十一数，最奇的是九个聚在一块，摆成九宫方位，正中

一个就是水流最湍急处。可惜的是，正中一个每月十五均非在同一位置，故而无从下手。大概非至今年九月十五无法取出，洞玄子可谓洞晓仙机，吾等均落入他的算中。”

说罢一声慨叹，又道：“好在今日已是七月中旬，尚有两月之期，可以从容布局。”说着已步入北门内，往左沿城边石级踏上城墙，走向八境台去。

那八境台筑在北门靠东城上，正是赣江汇合处之上，风景优美，台高两层，外可俯瞰赣江远处，每当夕阳西下，归帆点点，清风徐来，陶神怡人，大热署天，八台境内，极为凉爽。当地因靠近粤省，土著均喜饮茶，老老少少们来至台内台外占一个坐位，泡上一杯酽茶，沉缅终日，香火老道见生意奇佳，又兼卖酒菜，那岳文元的师叔就在这儿当香火，自己酿的酒，卤的菜，可称色味双绝，故一传十，十传百，远近闻名，雅俗共赏，商贾文士，贩夫走卒，趋之若鹜。

却说二人走至台内，见那正殿正中供着吕纯阳神像，神案上笺卦俱全，老柏檀香，芬芳触鼻。中间横梁中悬有一块“吕祖神殿”匾额，笔力浑厚，似是名家手笔。殿角四周俱是摆的茶座儿，已是坐满了人，一片喧闹鼎沸，瓜子壳儿丢得满地都是。右后殿角边摆了一张红木桌，上面放几个瓦盆，盆中系卤牛肉，猪头，酱鸭、酱干、鸡子等物。侧首地上放着可以容纳四十斤酒的一把大锡壶，桌旁站定一位矮老道，头上梳着纯阳髻，身着一件灰白色道袍，长眉细眼，面上透着精神，嘴旁两撮短须，正在那里装模作样，照顾生意。

矮老道名唤左湘，廿年前名震陕甘，一手双箭金丸，百

不失一，尤以大力金刚掌独步武林。虽嫉恶如仇，但生性诙谐，故赢得笑面书获绰号。

矮道人一见二人进来，拿眼一瞪岳文元道：“小娃儿，这儿没有空位，光瞧有啥用，要吃要喝上楼去。”岳文元一听，心想：“这位师叔，真会装神弄鬼。”

霍玄卫微笑道：“久闻八境台风景奇佳，酒菜双绝，我等慕名而来，既是如此，就请鹤驾引路吧。”

左湘带领二人上楼，引进自己卧室，笑道：“师兄，一别八年，路上辛苦吧？闻巫山三鬼黑无常隆炎，活僵尸史麟，恶判官邵太素，率领门下前来布下眼线暗桩，乘机劫取，好在尚未知小弟真像，暂时可保无虑。那关外五杰也想来趟这浑水，陆续赶来。小弟业已邀来五位好友相助，尚嫌人手不够，顾此失彼。现在你们赶到，此事大可放心。不过这几日发现很多生面孔，正邪均有，我看这回又要在武林中掀起腥风血雨了。”

说罢一把执着岳文元双手，拿眼一咪说：“元儿，你是越长越俊了，不是你师父随身在后，我还不识你是我的好师侄咧。”

文元脸一红，道：“师叔，您好。”

霍玄卫笑道：“湘弟，你也真是，八年不见假老道变成真老道了，一开口就嘘嘘嚷嚷说个没完，有什么事稍停再说，倒是我们有点饿了，你去叫小厮随便端些东西上来充饥。再说你也要到下面去照应照应，时间久了免得有人疑心。”

左湘呵呵一笑：“你们要吃还不容易，我就去拿，我看你

们是不是嘴馋，为吃而来。”说完登登登的下楼去了。

一会小厮端上饭菜，二人也真饿了，来一个风卷残云吃个精光。

饭后师徒二人正在房中谈心，忽然听下面人声叫嚣，争吵不休，忙倾耳一听，只闻一个粗野喉咙在嚷：“你这臭老道，为啥瞧不起人，有酒卖给别人不卖给佛爷，难道佛爷不给酒钱？”

随听左湘回答道：“大和尚，您错怪人了，蒙您照顾小老道生意，谢也谢不及，还会把财神爷往外推不成？既然大和尚不忌荤腥，酒菜现成，随您检吧。”

又听那和尚道：“少说废话，先切上一盘熟牛肉，一只酱鸭，再拿好酒来，佛爷先给十两银子，说不定你佛爷吃得高兴，还要在这儿打住十天半月，将来一并结帐吧。”左湘不迭连声称谢。

师徒二人听说，霍玄卫对岳文元道：“你到下面去瞧瞧看，那人是谁，要是邪魔外道，不防惩戒他一下，命他知难而退。”文元点头遵命，即忙下楼。

这时楼下殿内殿外游客越来越多，已近晌午，游客大都要了些酒菜吃喝着。小侠文元眼光一瞥，见殿角窗旁端坐一位头陀，正在大吃大喝，吃像实在难看，长相更显凶恶，环眼大鼻，狮子嘴，身着黑色玄边僧袍，足踏多年麻鞋，背上斜搭着一个兰布包袱，凹七凸八地形似兵刃之类。岳文元尚未打定主意用何方法将这头陀激出殿外，相机下手，只见左湘忽地折向身边来，微声道：“元儿，你手痒是不？那野和

尚正是中条七怪老四，花头陀毒手掌法明，包袱内藏着一对合铜赤钢制的恶鬼手，又名仙人掌。他这来必有所为，用法激至郊外擒住，逼出口供之后，再把他毁了，免得纵虎归山，后患无穷。”

文元颌首，在茶座中穿过，走向法明桌旁挪一把椅子，向法明对面坐定：“大和尚，在下来得太迟，座位已挤满，我看你一人也用不了这么大的桌子，我俩凑和着点吧。”

法明环眼一瞪，大喝道：“混帐，佛爷平生喜欢单饮独酌，要你凑和则甚？瞧你面孔准是兔子相公，青天白日，也敢招揽生意，真是胆大，佛爷爱的姑娘娘儿们，就是讨厌偷桃断袖这么一套，趁早滚开，少来惹厌，免佛爷性起，将你丢向江中喂王八去。”

小侠文元一听，心中火起，又见四座食客目光射向自己，更加脸上受不住，不由大骂道：“秃贼，你讲的不像人话，看你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向鬼，令人恶心，有种的，随少爷去殿外比划比划。”

随说随将一碟花生米用上三分真力泼向和尚脸上，法明碎不及防，被泼得满面花生，刺痛彻骨，暴跳大吼，将身子一扑伸手就抓，只见小侠身形一晃，人已纵出窗外。

法明猛然一愣，心想：“这小狗好快身法，今天怎么走了眼，看他一点显不出异样，既敢叫阵，想必是甚高人门下，只怪自己一时大意，放着正事没办成，与这小狗闹什么，真要是为此引出几个中原老狗，那才化不来呢！”不由微生悔意，继一想：“凭小狗这点年纪，能耐再好也高明不到哪里

去，不如略费手脚惩戒一下，放走了事，彼此均顾全颜面，也好下台。”心意一定，将身后那支恶鬼手取出，一个“黄莺出谷”跟着穿出窗去，随着小侠一前一后奔向城边旷地。

岳文元回首立定，拿手一指说：“法明，你道小爷不认识你，久闻你淫恶凶残，今天遇着小爷，要你好看，不是在先有人讲情，刚才即立毙掌下。你要说出此来做甚，奉何人所命，一一说出，本小爷念在上天好生之德，暂且饶你不死。”

法明一听，不由环眼大睁，骂道：“无知小狗，不知在哪里学会三招两式，也敢卖狂。佛爷来此关你何事，你道佛爷怕你不成！”说罢猛下煞手，右手恶鬼手一招黄蜂出巢，迎面拨来，左掌身随掌动，恍地急伸出两指直戳小侠命门穴。

岳文元见他这般恶毒，出手即置人死地，心中大怒，身形左转，右手一招“金鹰舒爪”，将五指一扬，用五成真力，疾取法明命督二穴。

法明赶忙左手斜挡，疾变一招“毒蟒翻云”，右手鬼掌送出，直向文元左脚刺去。

说快真快，法明左手尚未将劲使透，已受文元凌厉掌风扫中左胸，只觉隐隐作痛，逆血上涌，不觉大吃一惊，忙一伏身双足点地，直窜出三四丈外，暗忖躲过掌袭，即要纵身图逃，只觉双眼一花，岳文元已笑吟吟站定面前。

法明见逃跑之计已被识破，一声大吼，破口大骂：“小狗，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左手又将身后另一支恶鬼手取在手中，双手施展开来，点、刺、砍、拨，无一不是毒招。小侠一味游斗，不即不离。

要知法明这双恶鬼手侵淫几近卅年，将乃师“骷髅魔君”卅六路骷髅杖法演变在内，化为八八六十四手，诡怪恶毒，尤其是恶鬼手上一双手指内蕴剧毒，一着人身，若无独门解药，一个对时，周身红肿溃烂而亡，多少武林人士，遭其所害，故赖以成名。

那法明心想速战速决为妙，小侠一个照应不到，即可乘机而逃，招式一紧，一时手影如风，狂飚扫袭有如厉鬼惨嗥，震慑心魄。

岳文元见他招数诡异，心想秃贼果然有点门道，掌式一变，施展乃师所传都天神掌，出招不疾不缓，看似无力，其实十丈方圆之内均被掌劲罩住，直逼的法明连连倒退。

廿招后，法明手中恶鬼手已见迟缓，额角流汗，气喘如牛。小侠见他已无能为力，放声长笑，一个“潜龙升天”将身纵起二丈左右，突变“鱼莺入水”身法，右手袭向法明，突出一招“一杰无极”劈去，左掌一招“怪蟒摆尾”，收势一拨，将法明一双恶手鬼夺下，“砰”的一声，只见法明被文元一掌劈到三丈开外，倒在尘埃，口吐鲜血。

文元飞身过去，在法明背心穴一拍，只见法明悠悠醒转，口鼻眼角均流出一丝鲜血，双目一睁，脸色狞恶，道：“你要折磨你家佛爷，今日留得三寸气在，定要报一掌之仇。”

小侠笑道：“贼秃死在临头，还要口舌逞强，你究竟来此作甚，奉何人命令？如再不说出，小爷可要点你七阴穴了。”说着，右手着势就要向法明耳根戳去。

法明一听，见势不妙，忙叫道：“我说，我说。”

原来七阴穴是人生三大绝脉之一，一经点上，浑身上下，如虫行蚊走骨骼酸缩，痛痒难熬，比死还要难过，哭嚎三日，口吐黑血而亡，端的厉害。

此种上层点穴，非有精湛内功不可。休看岳文元小小年纪，秉赋、根骨无一不是上乘人材，得他师祖太虚上人解囊相授，文元也真聪明，一学即会而精，大有青出于兰之势。遇上师祖友辈来山盘桓，也乘机请益，故岳文元所学渊博。而最可贵的是将江湖七大门派独有武功融合一炉，一出手即变招，任何人也难以看出他是何门何派。

且说法明一见小侠着势欲点他的七阴穴，哪能不胆寒心裂，只得说出此来缘由，强吸一口真气，缓缓说出一席话来。

“太清秘籍”出土一事，十二年前只有左湘一人发现，隐秘在心，除霍玄卫外，任谁都没吐口风，可说是神不知鬼不觉。也是合当有事，三月前左湘每晚均在储水潭岩边左右徘徊，预为之计，思考怎的下手。恰好中条七怪老大白骨阴魔焦灵，老三黑煞手孔宣粤东寻仇归来，路过储潭边上，见一黑影纵跃如飞，飘忽江边岩石之间，一会儿东，一会儿西，约莫一个更次，犹豫良久才飞身南去。两怪见状甚是可疑，彼此商量，说黑影身手不凡，轻功已臻化境，在此徘徊，似是寻找什么物件模样。我等二人不如在潭上潭下，一明究竟，未必不能找出一点端倪。

两怪商定，即分开查找，搜索颇久，未能发现什么可疑

痕迹，两怪心下颇是狐疑。焦灵说，黑影前来，必有所为，倘若如此，明晚黑影必定再来，不如去府城找一客栈歇息，明晚在潭上隐窥，观察黑影动静。孔宣当即同意。

次晚两怪再来储潭，左湘已先抵达，两怪身隐岩上，见那左湘动作、情景一如昨日，孔宣甚是不耐烦，当即与焦灵商量：“这样耗费时辰，有何用处？不如由小弟前往，将来人擒住，用刑逼出究竟，岂不省事。”说罢即要纵身下去。

焦灵忙不迭用手拉住，轻喝道：“老三，你做事就是这样鲁莽。看来人身法武功，凭你我二人之力，未必就可手到擒来，万一逃脱，反倒徒然结怨，小不忍则乱大谋，大可不必。不如俟他去后，我等再行探视，如尚无发现，明晚且跟踪来人，找出他落脚之处，调查来龙去脉，稍费时日，当可明白，你急什么。”

又是一个更次，左湘返回，两怪才纵身下来，在左湘停留之处一再搜索。焦灵作事，一向阴沉，谋定后动，不像孔宣飞扬浮燥。左湘一连两晚在此停留弥久，必定上有重大事故，聚精会神仔细探索，一似左湘情形，终于给他发现洞玄子勒石之处，乃吭声长啸，将三怪引来。

两人瞧完字迹，焦灵不由大惊道：“太清秘籍出处，听乃师骷髅魔君早年无意提及，兄紧记在胸。倘等来人取去，日后我辈必难生存。壬辰之日，九九正中两句，煞费猜疑，一时不易参透。我看来人必是等待时机，况取书时也不会单人前来，谅必邀请同道高手相助，非我等二人可力敌。我想明后两晚，等他返去时，跟踪来人身后，一明究竟，俾有发

现，即相机下手。否则第三日，为兄留在此地看守，三弟即速返山，普传绿林贴，邀请双煞、三鬼等同道高手赶来夺取，共同参研，日后计诱那些自命侠义道人士，一网打尽，你看可好？”

当下两怪即返城歇息。接连两日，焦灵、孔宣二怪一左一右跟定左湘。此时明月斜射，松涛如潮，只见三条黑影此起彼落，前后奔驰而来。刚进城边，二怪互相做一手势，将身定住。左湘双手一张，飞身上城，恰是大鹏展翅，落足时一点声音也没有，身法之美妙，两怪几曾见过。等两怪再跃上时，已不见左湘踪影，两晚均是如此，两怪只得作罢。以后焦灵也去过八境台数次，却未发现左湘就是储潭觅宝之人。左湘不要看他平时诙谐玩世，行事却谋定后动，机灵仔细，每晚出来，均黑帕蒙面，夜行轻装，故而焦灵认不出来，但左湘也未知藏宝秘密已被两怪知悉。

第三日大早，孔宣急返中条，发出绿林贴，邀请双煞等人前往赣州相助，此事全照大怪焦灵所嘱行事，极端隐秘，殊不知所托非人，那孔宣火爆脾气，纸里藏不住火，见人就宣扬，一传十，十传百，风声一漏，江湖上远近皆知，一窝蜂儿赶来意图染指，即是不能到手也想分一杯羹。

等法明说完，小侠已明白敌我大概，即说：“贼秃，死罪难饶。”随将手指一点死穴，法明头一歪即行死去，在身上掏出一个小磁瓶，倒出白色粉末，弹在法明身上，不一会化作一滩黄水。

法明和孔宣同来赣州已数日，同在隆盛客栈落脚，不想

因今日贪图口福，遇见这位小煞星，也是作恶多端，落得个死横荒郊，形消骨散。

岳文元正欲离去时，忽觉身后微风飒然，带着一丝轻微冷笑声，忙回头，只见身前两丈外站定三人，两男一女，两男俱是道髻黄冠，年岁五十上下，一人面如古月，三络长须；另一清癯长脸，颌下光净净地，死板板地，一点笑容都没有。

那位姑娘，年华大约廿岁左右，长身玉立，穿着粉红色轻装，背上斜插一柄长剑，垂着翠绿色双穗，外罩白绸披风，容貌艳丽，端的风华绝代，天仙化人，只是眉目之间隐含煞气。这下把小侠看的怔住了，心想：“这位姑娘好美啊！”

姑娘见小侠紧紧盯住她，嘴角微现笑意，盈盈双目也向小侠面上溜去。现且不说这一对少男少女意乱情迷，在方寸之间互通款曲，忽听面如古月老道说：“阁下何人？年纪轻轻，怎么出手这么阴绝，致人于死，又毁尸灭迹，难道是你师长教你如此么？”

岳文元一声冷笑，道：“在下岳文元，三位何人？恕在下眼生，邪盗恶匪，人人皆可诛之，况吾等即学武术，当以锄奸去恶为务。死者系中条七怪老四法明，生前作恶多端，在他手下丧生者，不计其数。今天为在下击毙，替无数冤魂出气，也不为过。如今道长出面替他说话，莫非法明与道长有甚渊源么？”

那面如古月老道一听死者是法明，面上略现惊容，微笑道：“贫道金鹰帮天龙堂主诸子坤。”右手一指清癯长脸老者